



讀書鏡

三止

讀書鏡

三止

1卷5
549
3止



讀書鏡卷之八

雲間 陳繼儒 著

攜李 王體元 評

全篇規世
末段超世

宋蕭惠開嘗為益州刺史及明帝即位惠開因
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為夭未幾發病
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
張垂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
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

改得妙

讀書鏡

八卷

一

四會
549
3止

蕭楚引人
出火坑

暑天服涼
劑

作幸字。公出視橐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力高望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為冰霰矣。

元帝優游不斷，閭閻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主

從船從橋
此事之小
者

折一柳枝
亦事之小
者

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于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為瑣悞。

於無下手處不得不放一着

客對余云只一慳字生出許多業余答曰但慳字便是業了

以為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死陳朝沈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萬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芑屨以麻繩為帶又携乾魚

以儉名文其慳名巨滑哉吾輩不為

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於是忿怒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還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為國家守分為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膏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鑑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甲

此可謂山
濤白樂天
之傳

欵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
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
不累於虞卿與元禎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
於元禎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
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
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攷山濤一心求退
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
病求分司時年總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
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史不

二公足法

物
何往而不
自得

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翱翔容與于去就愛
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人虎同穴可也况士
大夫之同朝者乎。

此篇戒紛
更引陸象
山數語為
一論耳

便是報効
朝廷

陸象山曰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
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
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寢罷偏摩之事稽攷
之勤願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
可以償萬一耳富弼素薦王安石後為趙濟
言弼沮格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

借良醫譬
喻切中膏
肓

道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其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

而害少者則為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二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真宗嘆惜
不過憂及
財帛王旦
入對云財
帛不足惜
此是頂門
一針所謂
得宰相之
體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

盧周仁亦不免以羨錢蠱惑上心歸融劾奏所謂得臺諫之體

總斷佳

入眼便快

人且持以歸翼日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唐文宗開成初歸融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達詔書徇私希息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民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旱魃之說捐俸之例尚可止也

楊用脩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凶其國凶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而破家者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

言言錄

僖宗是愚

柔之主

德宗是剛

明之主

京卡是真

小人

安石是偽

君子

坡公不負

死友卓有

古風

故唐之區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
京卡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
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
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一夕二
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筮董傳書軾再拜近得秦中
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二月中病死軾往歲官
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
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

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
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
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
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
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
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
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而存又且薦我於
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
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

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
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
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
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通於世用然譬之
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泥塗
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
孀嬭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
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
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

善譽

又人情所
榮從

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
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
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
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以文當使人
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冒左右無任
戰越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巢谷者字
元脩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
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百里來相勞問至
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脩

仁人君子
用情儉到

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顧公民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治其殯。常戒王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息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麥舟。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文人無行。托言狂簡。如此事其可簡耶。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示客。動稱之。

可令薄俗
振頹

自誇則盈
氣

謔人則過
譽

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眎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詞。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懸千金置之國門。而卒莫敢一人損益也。嘻。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為呂賈之書者幾希。

閣臣不欲
聞差除一
不可也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迪為相。丁謂擅

權臣除吏
不以聞閣
臣二不可
也
人主不信
尚書侍郎
三不可也

權至除吏不以聞迪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
選試不公分為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
郎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
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
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
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
難異同而後世閣臣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
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
水火而朝廷亦不復信部閣矣是權也其將

冷語

總斷在後
謂龔勝諸
人雖能卻
聘但平日
少藉晦而
臨時難躲
避

安歸乎此不可不為深長思也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二稱病篤使
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絕飲食
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為博士業固稱
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
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
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
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已下
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譙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謂死遲於

王皓也乃對使者仗劍而死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任承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耀采韜養不密或爲鄉曲見推或爲邪人橫劫從之則違曩心違之則櫻奇禍至於漆身抉眼亦良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其惟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慶禮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邵諫曰竇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

又進一步
歸重幾先

李邵之見
在郡守之
上

張九齡之
見在朝士
之上

新語有波
潤

區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
太守固遣之邵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
而憲就執凡交通者皆坐死太守獨不與焉
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
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
肌膚恭骨溝中矣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
其盜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惟恐其多
也此言極可為阿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
自不易獨李邵所在遲留猶稱高手

論葛孔明無論相蔡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
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
討巢賊功垂就今攷問之於內解其都統鐸
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
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
相衮鉞之任乃携妓妾輜重慢藏治容行于
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雞泊惟孔明
躬耕薄田醜女寡慾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
須要十分清苦庶可自全甚則古傭保髡奴

携妓則治
容誨淫輜
重則慢藏
誨盜其視
耕南陽娶
醜婦不啻
霄壤懸矣

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
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
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為
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
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
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卻曰倪
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

金針度人

道數語却
舌大有刀

肩輿過里門衆皆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
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
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
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
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為公卿歸則原是鄉里
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態不知其故
吾猶在也乃擁簇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
司馬溫公之風得無汗顏乎

看得自己
太大者反
自褊小了

范文正用人取氣節然濶略細故為帥府多辟

憐才

置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必為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

不宜太分別甚是公道

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噫！古今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捐印之後。

辛毘功名淡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比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少降志，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亦不為大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宋

孔琳之福輕

顧頡之知命確

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
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
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
勤二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
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
外成市顧頡之獨不降意常以為稟命有定
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閭者不達
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
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公又言見

極好二字

呂東萊又
要人心氣
平形跡

治事有法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
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
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
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
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
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
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
蓋此乃戕分之常若特然看作一件事則發
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

合一篇之意斷以名言

命確自然不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跡泯。是真不為權貴所動也。

讀書鏡卷之九

雲間 陳繼儒 著

樵李 沈豫昌 評

此篇論文人不可英華太露

陸務觀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稿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討耶、長吉、天東野窟、王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于松、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

又將功名
足其餘意

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
壽短促則漏迸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
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
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
絢然宣洩太盡耳蓋甘露之類也客曰功名
亦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
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于求知也杜工部
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

問津一喻
醒目醒心

希則我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
故匍匐焉求信于人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
非曾過關者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關
事。

此重在直
道一邊

張九齡獎愛李泌尚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
蕭誠善挺之與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
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
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
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范

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夫故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誦菴功德，遂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軟美之士，可不懼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為永興軍助

有收束

教而已。狄梁公會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竝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今自春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餽糧。歲支麻五把，今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

讀至此段
好不慘然

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觀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呼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蘆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

孔顏樂處
從這一路
去尋想差
不多

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疲敝之後
不可無稽
吏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命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凶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董數十公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

未句有韻

何便摘章之士。盡如兀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此言晚節之美克蓋前愆

諸葛亮所與友善者徐庶。二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嘗為人報仇。白壁塗面。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磔之。擊鼓以令于市。屢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

已上徐元直榜樣

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馬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投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厲志為善。築臺以讀書。任為御史大夫。後死難。謚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啣韉。千人之英。性必跣地。

已上周處榜樣

讀書百卷

今輕俊少年。一杆文網。遂爲鄉愚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向敏中拜相。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

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厨。中間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識量不足。若使第一時。

亦寓規世

不誇在人前。則為宰相時。定不落人後。

三代之後
士大夫惟
恐不好名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况退而著論曰。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

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意。厭惡之心。則是令言者望風見疑。此為國之棉毒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故曰。君子之論人也。當于無過中求有過。不可于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棄一死。擲一官。恐謂之過。

斷服人心

九卷

七

也乎哉。

邵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徽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温公方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扞耳凡一切

德人之言

贈恤之典宜厚人以爲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訶詈故相幾等兒童欲鑄秩奪語沒產發尸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卓錐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巽奏實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典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宣公所全者夫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

才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窳夫海內才士，誠國家藥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絲絏在臂，鞵

用人之法

馬者逸之百步之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才士矣。不然，烏頭重董，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

此言甚善
嘗好

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為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不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宋神宗新用

此言權勢
當避

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龐莊敏曰富弼萬
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富弼頃為樞密副
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
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稍拂之
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
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
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讟亦輕
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自王荊公欲廣收人
材于是請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

續前兩意

周公吐
哺之風止
宜謝客

無資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
其情往二皆以送客時羅列于廡下以次留
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蔡魯公喜接賓客終
日醉酢不倦賓客少閒則必至于第學舍與
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
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
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夫宰
相彈壓百辟平章萬幾朝參而後冲二往來
却與賓客書札分他一半疲精神褻體統滿

痛除俗套
清福之一
端

門車騎則大濃尋常寒暄則大淡若欲相業
光明必須痛除俗套。

宣和時傅忠肅公察為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
公至燕山聞幹離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
曰銜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
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
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公曰主
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
兩忠肅也苟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

二忠肅
秋生色

必不捐印而還遣勸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
幾所謂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者歟。

楊升菴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
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為絕欲之說者欲之
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為忘情之說者情之所
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
已朱良知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
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俊爽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

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
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
則明前日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
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
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
能容呂惠卿。何兄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
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
公亦不答。夫大臣顰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
于外。僕隸窺伺于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

通官貴人
宜駕一通
置之座右

論之是非。意目之好惡。以因緣為奸者。故藏
垢納瑕。特其一事。若氣宇深沉。終身不見喜
怒之色。尤宰相所當練習也。豈特宰相。凡居
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為法。

讀書鏡卷之九

讀書鏡卷之十

雲間 陳繼儒 著

檇李 林有聲 評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卞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

引下二事以形程蘇之是非

再將前事
申言一番
而程蘇之
是非見於

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謹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

言外

輪攻墨守
可鑄金石

直率會三
字筆靡者
之藥物

三養是好
話

言言竟

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於伊川猶溫嶠之於卞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罷輪攻。程弛墨守。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量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

葉石林之言直可為法

葉中金筮中斂世路中之得失皆似磨銀

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之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燕豐而享殺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餽飭，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為友，皆豪傑，負氣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礮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宗杲數視其筮，法一恠之，伺杲起去，亟視杲筮中，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為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虜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

正好救得
一半若要
十全無擲
無投

且功名之事亦菜中金筮中釵也。世情擾。我不敢望以管寧。若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歆之擲。法一之投。尚可救得一半。

今邊鄙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駕馭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催時。召羗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為之。又許以宮人嬪女。欲令攻郭汜。羗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郭李將軍許我宮人美

一棟駕馭

又一棟駕馭

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羗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催由此衰弱。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賔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少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為駕馭客兵之法。

亦規世語

好家風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嬪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輕浮略同，而不以為非。此何理耶。

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

一柱迴瀾

國家機事要密大臣謀議勿露皆是防小人而杜禍患

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為得體。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

賣世言竟

十卷

五

語以洩敗
不可不知

莫敢復問軍國事。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
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
問之。由是參預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
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
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
秉揆大臣。弭贊兵謀。漏洩詔旨。以至爲小臣
所持。仰干廷威。削籍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
隨之。其謂是歟。雖然。更有一說。昔鄭綱爲門
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

李絳一言
回天之力

史歸潞。從史辭路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
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
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
陛下。帝曰。吉甫爲言。絳曰。綱任宰相。稍二識
名節。決不如大彘獺。與姦臣外通。恐吉甫
勢軋內忌。造爲醜辭。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
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
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

自古不借才於異代此之謂也

文字散場時作一段議論取

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玳
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
而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
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
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
無二用之人。二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
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肅。寧藩之變。
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
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

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
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曰。有自工部侍郎而拜
中書。其果宜乎。宰相曰。惟賢是用。何資之計。
明皇乃敢用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
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為驟進
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
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
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

關鎖在資
格不廢

且不聽矣。明皇卽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卽人主不得恣其愛憎。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

通變之儒

定之弊。

此章論卷
氣極透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區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

玄德另有
深腸非是
畏雷

此段不朽之言

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音氣益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勤勞，唐介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

養得氣滿，件件得力

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為第一義。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吊，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吊，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既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穎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

至人達權
中人守經
兩得之矣

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吊感悟凶頑太丘吊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鴟鴞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落坑塹

昔道士疾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駕元施肩吾輩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

正英雄
者在經史
中出

青城山中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尚不廢書乃知任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謹亦是教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

迎見逆決
四字何處
得來

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驚別驅。層出聞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社。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交勝也。陸游又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

是真知讀書者

非鑿故紙上東海者

悲者。皆知足之。甚至於郵傳之題咏。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入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氣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之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

兩路橋看
夾無返漏

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方是賞鑒文字法。

看之無不
一笑

呂申公晦叔當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開余嘗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紘嘗謁晦菴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

文公以先
施得話

飯以脫粟紘怒以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林栗論先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顏可憎此所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藜享文成為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為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又

文成以報
禮得話

卷下 一語

得力在此
一收大抵
眉公著書
都於結語
留心

成禮謝之。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為濃人所疑。檢束者必為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于此處變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娶妻有子，尚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倦，盍求婢以給侍。

子必善事
然後可為
家人之倡

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荆公方有召命，眾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入居處，眾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隣，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為子弟法也。語曰：德不孤，必有

眉公結語
雖引前人
成句亦短
截有韻

鄰。

眉公斷案一片苦心不獨此卷十書一律

人不望其否對言大人亦不婚不來想其有
 之明王元畢也却非公衣有否命衆人間舍
 本博士禁林林蓋之與對對有一人未至問
 辭衆用聞其至表因與之十強而吾與寧以
 意收或夫其世級不之無以長衆人無婚息
 井免或之幾苦身自八月母之預殆不懸懸手

宋人之目
然對可也
于必善也

